

陶墨飘香

# 胸有大气纸墨宽

## ——从萧有恺的《春漫还童园》说开去

安徽

读萧有恺先生的国画《春漫还童园》，心有惊讶。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，这么一座朴实无华的农家院落，在他几尺见方的纸墨间竟如此气象万千。烟霞旖旎的山川点染里，让我看到了这一蕴藏的丰厚。

有一个感觉，萧先生在让我们读他的画作之前，自己先潜心地研读了这片山水，读懂了山水风韵里的灵气，读懂了这座“春漫还童园”的物与人。很多年前，谭谈先生在白马湖创建了“爱心书屋”，而今，又在老家涟源桥头河镇曹家坳的故土上，为父老乡亲再兴公益，落成“农家书屋”，命名“春漫还童园”。萧先生眼里，这是一座爱心花园。它的诞生，是因为这一片山水的胸怀，养育了有爱的人；有爱的人，又回报了养育他的胸怀一枚珠玑。萧有恺和谭谈是同乡老友，他应邀去曹家坳的农家书屋采风时，其目光捕捉了书屋与故园之水乳交融，其心胸对接了这一方小小农家书屋与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。

萧先生笔下的物象都极其开阔。站在他那些描绘湘湖名胜与故园风情的纸墨前，不论武陵源还是南岳山还是橘子洲，你都会顿生感慨。这是因为他的笔力所表现的，不仅仅是外在的形，更有其内在的神。唯有形神兼备，尺牍之间才显气吞山河之势。

要得纸上气吞山河，先得胸中容纳百川。艺术家有了这样一腔胸怀，画幅的尺度，就框不住他的挥洒。

萧先生面对每一处让他心动的风物时，没有将其看成一处孤立的存在，而是那一方地理捧出的钟灵毓秀，是朴素的山川在岁月风雨中洗刷的一块瑰宝，天地大胸怀孕育了它，包容了它，释放了它。艺术家，最需要的也是这样一种孕育、包容、释放的过程，这是对大千世界浩瀚时空的视点切入与领悟。艺术家需要做的，是天眼一样的发现，发现它外在的博大，发现它内在的精深。

萧先生所打开的艺术胸怀，不仅仅是收尽山重水复的“外纳”，还有“内气”。外纳有如人体的骨骼与血肉，内气则是人体的灵魂与心跳。面对他的《天下第一桥》《岳阳楼》《岳麓书院》等一系列作品，我们就能找到他在纸墨间“开合”与“收放”的艺术张力。萧先生从一个点的美学发现铺开与延伸后，最终回到的仍然是这个点，但

这个“点”，不再是众人眼里那个已然形态，而是纳天地之灵气了的臻美造化。读读这《岳麓书院》画面里的磅礴，这磅礴的已不是岳麓山，而是这座山中的书院；读读这《岳阳楼》纸上的浩瀚，这浩瀚的已不是洞庭湖，而是湖上的这座楼；读读这《天下第一桥》千山万壑的无穷无尽，这无穷的已不是那大自然的山高水远，而是这座鬼斧神工的人间天桥……他由“点”寻找骨骼寻找血肉，但他始终守着“点”的精灵，岳麓书院是岳麓山的精灵，岳阳楼是洞庭湖的精灵，天下第一桥是矮寨的精灵。他是在纸墨间纳以山川，壮以魂魄。

萧先生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湖南艺术学院美术系，艺术创作基本功扎实。在之后的艺术实践之路上，他将艺术功力让位于艺术视野，艺术功力只囿于如何运用技巧去创造艺术形式，艺术视野却在艺术领悟力中捕捉更辽阔的艺术表达空间。“我画什么东西是在我思考它们的时候，而不是我看到它们的时候。”这是毕加索说的，也是萧先生推崇的。他的笔下不是复制自然山水的风貌，而是营造了一个注入深厚的内涵与富有生命力的万干境界。因此他一直就把笔触的精微放在胸怀的博大里，在构图的疏密有致间，于广博中寻求细微。

再回来读《春漫还童园》，一眼之间，萧先生就读到了这个院落的辽阔。因为他首先读到了

谭谈先生回归土地的赤子之心，心的美丽让世界无比宽广。他眼里也出现了自己童年的山野，童年的村落，“还童”是心性的还童，乡村是人类最初的家园，儿童的乡村不封闭更不单调，也不知贫穷。炊烟里的爱温暖了孩童的贫穷。萧先生看到了曹家坳古往今来的文明更替，以及这片山地风雨演绎的情感包容，还有这方子民走南闯北的生生不息。所以他下笔的意象里就不是“春漫还童园”的直接景物，而是一方大山水，一方大村落，但“春漫还童园”是曹家坳这片沃土里长年累月积蓄的一个核，谭谈先生的故乡之思乡亲之情，是这个山村之魂的呼吸。纸墨间山水情意的描绘里，因此漫卷出农家书屋的内蕴。

北宋杰出画家、绘画理论家郭熙的一句话，是《春漫还童园》艺术实践一个最贴切的标签：“真山水之川谷，远望以取其势，近看以取其质。宏观取大势，微观取实质。”这也是萧先生几十年对中国山水画研究、实践、探索之路径，他的笔下不会自然山水的复制。而这幅以山水构图来衬托物主题题的写意作品，也在郭熙如何表现山水境界高、宽、深的“三远”美术理论中，得到了很好的运用。高远为仰视感，深远为俯视角，平远为平视感。萧有恺先生以这种三度空间透视技巧，给了所有远离家园的人一幅豁然回首的俯视图。我们俯视着故园的高远与亲近，更有心之所系的辽阔与深邃。



春漫还童园

杨福音

谈艺术

# 想象力对于艺术家，是最崇高的能力

艺术之美缤纷而多姿，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创造之美。艺术的本质在创造。创造之美是人类得以生存、繁衍的生命之泉。然而，艺术的创造之美有别于大自然的现成之美，它是隐匿潜藏的，要靠艺术家虔诚的心与明澈的慧眼去发现。发现即创造。创造之美不在于对客观的再现，而靠想象，想象给了你创造的翅膀。尼采说：艺术家的想象，是调动一切手段（如献给爱人）以达至完美，将对理想理想化。李泽厚谈到想象时说：自由地处理时空、因果、事物、现象，甚至通过虚拟改变上述。更自由地摆脱常见，这样，想象着重展示的是感性的偶然性。

李泽厚将想象分为三个阶段：一是原始想象。来自对自然景物的神秘性和对神灵敬畏的敬畏。如鸟为祖先崇拜，鱼为生殖崇拜，树木为社稷崇拜。二是伦理想象。来自自然景物直接由地联系各种情感和感受。在此阶段，不再需要概念性符号做中介，如以松竹梅比人格。此即无概念的感情阶段，亦即无概念而愉快的阶段。由于想象，人生进入到一种境界，即艺术的幻想境界，亦即审美境界。将想象编织成韵律，这就是艺术。

艺苑杂谈

# 有感于知识分子“闹”综艺

胡祥

近来，有三位知识分子在网络综艺节目中出圈。政治学者刘擎在《奇葩说》第七季里金句频出，法律学者罗翔在《十三邀》里的自省引人深思，许知远在《吐槽大会》上的文化梗也引发热议。知识分子走出书斋，与荧屏亲密接触，有人叫好，有人劝诫，也有人批判。

刘擎、罗翔、许知远等在网络节目中的出圈，有两个特点：其一，他们传播的是现代知识，与现代文化关系更紧密。刘擎本身的学术领域是西方思想史和政治哲学，罗翔专长刑法学，他们相关的课程在网络上非常火爆，他们的知识输出偏思想性、理论性，而非普及性。其二，互联网时代的扁平化、去中心化的特点，让知识分子早已走下神坛，他们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单方面灌输，而是互动的、双向的，更具亲近感。像刘擎的“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”“人是目的而非工具”，罗翔的“道德是一种自律，而不是他律”，许知远的“审美的偏狭，是一种智力的缺陷”这样的金句，在当下来越刻薄、煽情、肤浅、俗套的网络话语中，听着清新醒脑，闪着智慧光芒。

从本质上说，这些学者的出圈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专长的思想的成功输出。而这背后，是当下年轻人对思想理性、精神文化的渴望。

刘擎在他的西方现代思想史课上说过一段话，大意是在上世纪80年代，他们那些年轻人白天会聚在一起辩论，晚上骑着自行车回家会接着看海德格尔，那是一种潮流，而现在则会被看作“有问题”。现在的打工人，忙碌了一天，谁还有兴致晚上回家读这么艰涩的哲学理论？况且哲学这种东西能赚钱吗？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，所以《奇葩说》《吐槽大会》《脱口秀大会》这样的娱乐节目大受欢迎。但同时，问题也越来越明显，我们沉迷于这种肤浅的娱乐消遣，实际上也容易造成如刘擎所说的“幼稚化”现象——虽然身已成年，但思维依然如孩童般浅显，虽然能从娱乐中随时获取喜悦，但是当关掉手机和电视的那一刻，也会突然失落。我们享受着现代社会的各种自由，实际又变得更不自由，走向另一条通往“奴役

之路”，往根儿上说，这是一种现代的危机感。当我们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中看到这样清醒的、理性的、哲思性的话语，仿佛找到了某种灵光一现的精神，并形成认同，甚至成为一种心灵指引。虽然不乏迷途、功利之嫌，但可见当下的年轻人，更加注重这种逆潮流的思维激荡，以及在激荡、冲突后的找寻自我价值的认同。

所以，和许知远同为北大校友的李雪琴，早已通过《脱口秀大会》出圈，她那个用爱因斯汀的相对论调侃“宇宙的尽头是铁岭”的段子，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看来，并不是什么学术知识，因为它在追求极致娱乐甚至略带反智的商业逻辑中呈现一种逆潮流，而显得鹤立鸡群，所以她才成为了一股“清流”。

不过，有人对此则非常担忧，认为知识分子到综艺“走穴”，容易失去独立的观察视角与批判态度，更容易被名利欲望诱惑而失去操守。客观地说，有这种可能，刘擎也担心自己有可能成为市场服务的“服务生”，罗翔走红后在热搜上还遭遇了网络暴力。但是，是否网络就真的成为洪水猛兽？知识分子就只能在书房皓首穷经？离开现实世界，知识的作用何来？尤其是当下知识分子已经边缘化，通过大众喜爱的新兴媒体来传播学问思想，这又有什么不好呢？

最近，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热播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一扫婆婆妈妈的家庭剧、不接地气的仙侠剧、“悬浮剧”的阴霾，剧中每一位民族先锋，都在认真讨论哪一种思想更能救中国。这关乎历史，更具有现实价值。另外，从传播的角度来看，陈独秀创办的《新青年》，不就是那个年代的“奇葩说”吗？正是有了这个舞台，李大钊、胡适、鲁迅、钱玄同这些新文化运动健将才会脱颖而出，才会有后来轰轰烈烈的“五四运动”，才迎来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。

网络平等而开放，灵活而便捷，深得年轻人喜欢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在后现代语境下，当下的学者早已有足够的清醒，并未将网络的影响力与学术能力、学术地位自然关联，像罗翔就很清醒地知道自己只是“昙花一现”，真正能影响的人很少。但是，他们所能做的，就是擦亮手里的那根火柴，让知识、理想与希望的火照亮更多人。



荧屏看点

# 《典籍里的中国》：宋应星和袁隆平穿越三百多年“握手”

湘江

穿越——

宋应星和袁隆平“握手”

农历牛年大年初一晚黄金档，《典籍里的中国》在央视综合频道一亮相，就以强大的思想穿透力和独特的艺术感染力成为现象级爆款，也成为文化节目树立起了新的标杆。

3月7日晚8点档，《典籍里的中国》第二期在央视综合频道与观众再续“经典之约”，聚焦中国首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《天工开物》，致敬“古有《天工开物》，今人继往开来”的科学精神。

“生人不能久生而五谷生之，五谷不能自生而人生之”，这是《天工开物》开篇《乃粒》中的一句话。节目中，相隔300余年的袁隆平与宋应星透过一粒种子，找到了属于科学家的共同梦想：求真务实、造福人民。

典籍——

“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”

节目由“当代读书人”撒贝宁带领观众游历于时间的长河。他从1961年湖南安江农业学校的一片试验田里启程，遇见立志让“稻子长得有高粱那么高，穗子有扫帚那么长，籽粒有花生米那么大，每个人都可以在稻穗下乘凉”的袁隆平，而后穿越到300年前明朝万历年间的江西稻田，拜访同样为了“五谷丰登，物阜民康”的朴素梦想跋涉不止的宋应星。

这期节目，在戏剧呈现上横跨宋应星的青年、中年、老年时期，以他和哥哥宋应昇、友人涂绍隆的珍贵情谊贯穿始终，讲述宋应星如何在六次科考屡试不中的逆境下，靠着兄弟们的支持与鼓励，把多年走访大江南北了解到的生产方式和农工技术都记载下来，最后写出《天工开物》。

此外，舞台对《乃粒》《舟车》《乃服》《佳兵》等卷所涉及的明代社会生活、生产景象都做了细腻地呈现。《天工开物》的序言中，写着一句非常有力量感的话——“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”。六次科考落榜的失意里，宋应星没有被打倒，他在数次赶考奔波的所见所闻中，认识到工农业生产的巨大价值。于是他选择回归自然，走出了一条与当时的读书人不同追求的路。

尝试——

典籍“知识坚果”

全新亮相的《典籍里的中国》，将博大精深的厚重典籍作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，着力从这些中华文化的“集大成者”入手，在钩深致远的求索之中，让年轻人和全世界了解“学术中的中国”“理论中的中国”“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”以及“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”。

《天工开物》全书共18卷，123幅图，初版距今已有近400年。其中，不论是百姓汲水舂米的日常工具，还是制取海盐、炼铁纺织的精巧技术，字里行间都流淌着格物致知、经世致用的科学态度，迸发着熠熠生辉的智慧光芒。

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张柏春、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、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强做客本期节目，在访谈现场为观众精读讲解《天工开物》的意义和价值。他们从神农氏、后稷、宋应星讲到袁隆平、屠呦呦等一代又一代矢志不渝的追梦人，从《天工开物》论及先秦时期的《考工记》、东汉科学家张衡的天文学著作《灵宪》、宋代科学家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……

《典籍里的中国》让人们看到，科学精神、创新基因一直以来都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的骨子里，继往开来，传承不息。

影视风云

# 《暴风眼》的新突破——当下感、年轻化、生活流



乔苗儿

当代国安题材反谍剧《暴风眼》已经接近尾声，这部网剧同时吸足了传统电视观众与互联网年轻用户的目光，在内容创作上可延伸出三点有现实价值的思考：国安题材如何与时俱进，在“实”与“奇”之间做好文章；当“年轻化”成为创作趋势，国安题材是否适用、如何适用；国家安全与个人生活紧密相关的语境下，生活流叙事对国安题材剧来说意味着什么。

国安剧的“当下感”

按照类型的划分，国安剧可视为“谍战剧”类型。之前有《国家机密》《密战》《誓言今生》等经典留存，从数量上来说远不及其他题材剧目。《暴风眼》以和平发展时期的现代都市为背景，将目光对准涉密企业——掌握精确制导材料DS人工合成技术的鼎华集团，以此为阵地展开代号为“暴风眼”的侦查行动，展现当代年轻国安侦查员们与代号为“沉睡者”的间谍组织斗智斗勇的过程。《暴风眼》的开场，安静、杜猛等国安侦查员通过天眼系统精准、及时的锁定了归国的境外间谍陈灿的行踪，所到之处一览无遗，展现高科技

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；而境外间谍的势力同样不容小觑，一枚贴在杯底的小贴纸中竟然藏着能够读取信息的芯片，信息安全无形中向观众们敲响警钟。“泄密就发生在身边”的警钟，也由于《暴风眼》的紧贴现实生活、极易实现代入而长鸣不止。

“年轻化”拓展叙事空间

《暴风眼》在演员阵容上选择了广为当下年轻观众熟知且认可的杨幂、张彬彬、刘芮麟、王东、王骁等近年来活跃在荧幕上的年轻面孔，而他们对角色的驾驭和诠释，无疑为年轻化的趋势增添了正向的、积极的砝码。

安静继承父亲的遗志，已经成为一名出色的国安侦查员；马尚以猎手身份为掩护，进入鼎华集团，在不同的人群中游走而游刃有余。这两位无疑是当下驻守国家安全一线侦查员的缩影，一明一暗，身处不同岗位，承担不同的使命。

另外一方面，间谍陈灿出场，俨然是归国的精英青年；工于心计、擅长伪装乔西川同样正值青年……而发生在年轻人之间的正邪角力则越发有震慑人心的力量：青春正好，不论是因为金钱的诱惑还是情感的胁迫而做出危害国家安全的事，都难逃可悲下场。

“生活流”的必要性

从目前过半的剧情发展来看，《暴风眼》将故事的主线集中在国安侦查员与间谍组织的斗争上面，在此基础上，安静、马尚、苗苗等人的家庭故事徐徐展开，安静、马尚、杜猛三人间欲语还休的情感勾连，苗苗、周恋的闺蜜情，周恋对乔西川的迷恋、乔西川对周恋的利用等复杂关系构成了全剧生动的血肉，不仅没有冲淡主线的悬疑色彩，还在情感的维度上丰富对于人性的多面挖掘，将符号化的“特工”“间谍”还原为情感丰满、鲜活灵动的人。

生活流的叙事如应用得当，则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亲情、爱情总是最能击中软肋。看到主人公们为了使命和责任牺牲无法享受常人的生活、忍受情感上的煎熬时，国安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便不言而喻，国家安全背后承载了多少人的付出和努力更是无声胜有声。